

# 荒庙奇遇：溪水中漂来了一封情书

前朝有个书生叫柳子明，他独自在山中一座荒废的寺庙读书已经半年，恰逢六月梅雨，檐顶破陋致屋内进水不绝，柳子明不得不出山借住在附近的农人家里。

等梅雨过去，天气回晴，柳子明便谢别农人，又回破庙去住。

雨后山路泥湿，柳子明行至寺庙山门，鞋上衣服上已沾了不少碎叶。柳子明停在山门前拍打山泥，低头却看到山门上落着一个红色信函。

柳子明拾起信函，信函很轻，一侧微微有些湿，函上未写字，也未封口，但信函内却放着一张信笺。柳子明掏出信笺，笺上带有胭脂香，并写着几行端秀的词句，像是女子手笔：

梅雨细，晓风微。倚楼人听欲沾衣。

柳子明知是宋人晏几道填的几首《鹧鸪天》里的一句，他平日也喜欢晏几道的词，因此对这句刚好应了梅雨季的词颇为亲切，只是为何出现在这荒山野岭的破庙前，却让他摸不着头绪。

柳子明回屋将信笺上的词反复又看了几遍，才小心收好，拿出朱子《集注》来读。只是嘴里虽念着之乎者也，心里却依旧想着那张信笺。

次日，柳子明照旧在屋内读书，但读至正午，心神总是不宁，于是便出寺散心。刚到山门，但见地上又是一个红色信函。

柳子明忙拾起那信函掏出里面的信笺，笺上仍是那行端秀小楷抄的晏几道词：

花不语，水空流，年年拚得为花愁。

柳子明又惊又喜，回屋将昨日的信笺一并拿出细品。

柳子明自幼父母家教严苛，禁止他与外人接触，于是生性不免有些孤僻，旁人眼里他只懂读书，偏又屡试不中。

前些年父母先后离世，更无人上门为他提亲，年纪已经二十余却仍未婚娶，甚至也没考中半个功名，于是自己决意躲进山里读书，本想就此孤独终老。

他平生唯一搭过话的女性只有自己母亲，但私底下却又羡慕才子佳人的故事。这次连日收到两封女子手书的信笺，笺上的桂香与端秀的字迹，都不由惹得他浮想联翩。

他一会儿猜测这不知是哪个多愁善感的姑娘抄写的诗词，莫非是相中自己，于是托人悄悄送来当作信物？又或是什么狐仙女鬼，日日夜夜隔墙听自己读书，竟然生了爱慕之情？

他越想越激动，居然夜不能寐，于是天微微凉，又跑去山门看是否有新的信笺。

晨曦的阳光洒在空荡荡的山门上，这次地上并无信函的影子。

柳子明暗想自己一定是太过着急，出来的太早。于是又跑回寺里，直到正午过了，才又到山门处寻视。却仍不见地上有新的信函。

柳子明大为失望，一屁股坐在门槛上，样子颇有些神不守舍。

这时，忽的吹起一阵山风，吹得柳子明直抬袖遮脸，等山风过去，柳子明放下袖子，突然惊喜的「啊」了一声，原来脚下又出现了那封让他朝思暮想的信函。

柳子明拾起信函，方待要抽出信笺，又不免心生疑惑，莫非这每日的信笺都是山风送来的？

柳子明将信函收好，向着山风吹来的方向走了几百步，却看到一条由山顶流下的小溪，他忽地想到每封信函都是一侧微微有些湿润，于是猜度这些信笺莫不都是随溪漂下，再被山风吹到山门前的？

柳子明于是溯溪而上，不多时，居然来到山顶一座庄园前。那条小溪正是从墙上一个小洞里流出。

柳子明半年前虽就已经搬入山中，但向来只在庙中读书，极少出去走动，山中是否有其他人居住，这处庄园住的又是人是



鬼，他也不敢确定，于是又顺墙走到正门，看到大门虚掩，里面隐隐绰绰，倒似是有人。

柳子明担心这是狐妖的住所，不敢上前，于是转身下了山，到之前收留他的农家那里打听山上庄园的主人。

农人告诉柳子明，山顶庄园是某个原籍本地，在京中做官的陈姓老爷，陈老爷一年前退休回来，便在山上置办了庄园，与家眷从此住下。

柳子明知道不是狐仙野鬼，心中大定，又问这陈老爷可有子女。农人略一思忖，道，倒是有个女儿，年纪大约十七八，据说尚待字闺中。

柳子明内心欢喜，他回到破庙，打开先前捡到的信函，上面仍是一句晏几道的词：

欢意似云真薄幸，客鞭摇柳正多才，凤楼人待锦书来

柳子明心想，这陈姑娘莫不是久在闺中寂寞，等人与她书信，才一天天往溪水里投信笺？

柳子明于是也找来笔墨，想着要不要给这陈家小姐写封回信。但又怕写别的内容，万一被陈家其他人看到会有麻烦，于是决意也抄几句晏几道的词回她。这样陈家小姐看到便也明白。

他想到这陈姑娘寄信墙外的事情，倒也有趣，于是便抄了半阕晏几道的《出墙花》：



出墙花，当路柳。借问芳心谁有。红解笑，绿能颦。千般恼乱春。

他将抄的这半阙词拿好，又悄悄来到山上庄园，走到溪水流出的那面墙，用石头包了信笺，扔进墙里面。然后躲在墙下偷听了半晌，但溪水潺潺，墙对面也听不到什么声音。柳子明等到天色渐晚，起身要走，忽然墙下溪水漂出一封红色信函来。

柳子明大喜，打开信函抽出信笺。上面正是晏几道《出墙花》的下半阙：

北来人，南去客。朝暮等闲攀折。怜晚芳，惜残阳。情知枉断肠。

柳子明又朝墙内张望，虽然看不到人影，但知道自己心意已达，于是满心喜悦的下了山。

随后数日，柳子明便与山上的陈小姐以溪水传信，晏词传情。虽然自始至终未曾与陈小姐谋面，但柳子明却觉得自己收获一名红颜知己，即便是看那枯燥的四书五经，也觉得那些字眼煞是可爱。

这日，柳子明等到傍晚仍不见有信来，于是出寺沿着山溪寻找，果在溪边一块石头上看见了信函，柳子明慌忙抽出信笺，上面仍是一句晏几道的词，写着：

真个别离难，不似相逢好。

柳子明又惊又喜，心想这莫不是终于要约自己了？于是来到山顶陈府，站在墙前，踟蹰着不知是否要爬进去。他在墙前来回踱步许久，看天色越来越晚，终于鼓足勇气，搬来一块石头想翻墙进去。

谁知脚刚抬上去，身后却猛地被人拽了一下。柳子明猛地摔在地上，抬头却看到两个家丁打扮的人，不由分说，将柳子明扭住押进了陈府。

陈老爷与夫人闻听有贼，连忙来到大堂。柳子明被家丁按在堂前，内心大是窘迫，不知该如何应对。陈老爷一心以为这就是个小贼，于是家丁先把柳子明绑到马厩，次日便送到官府。

柳子明昏头昏脑被绑进马厩，捆在柱子上熬了一夜。第二天早上，陈老爷亲自带着几个家丁，就要把柳子明往官府里送。

柳子明心想自己好歹一介读书人，被当成贼送进官府岂不是名声全毁，还不如一死了之。于是大喊着把事情原委告之陈老爷，心想陈小姐若听到自己这个笔友被当成了小贼，一定也会出来相救。

哪知陈老爷听了柳子明的诉说，脸色却有些古怪。他让家丁从柳子明怀里搜出他一直贴身放着的几张信笺，看完笺上的内容，突然面露哀切。

他让家丁给柳子明松绑，然后请他上堂前而坐。然后对他说：「这却是小女笔迹，只是，小女早在半年前就已经亡故了啊。」

柳子明闻听此言，也大是诧异。他一时呆坐，竟说不出半个字来。

陈老爷道：「小女闺房前的花园确实有一处溪水穿墙而出，流向山下。那处花园小女生前甚是喜爱，但她亡故后，我怕夫人触景生情，便锁了那处园子，再也没去过。先生若愿意，可随我去花园一看。」

柳子明恍惚应着，跟随陈老爷来到那处花园，开了花园前的门锁，推门进去。只见那座花园里居然满地都是红色信函。

陈老爷与柳子明都大是吃惊，呆立良久，才走到花园里将信笺一一拾起。这时，才发现花园里有一处小坑，坑里有些许积水和更多的信函。

陈老爷唤来陈小姐生前的贴身丫鬟，问她知不知道这信函的事。丫鬟一见信函，「哇」的一声哭了出来，边哭边说，小姐生前在园子里寂寞，便时常抄写晏几道的诗词消遣。每每抄到晏几道各种写离合悲欢的诗词，便落泪不止。待到病前再也提不动笔，便叫她把自己抄的词，全都埋到了这园子里。

陈老爷闻听又是落泪，良久才与柳子明说，这必是前些日子梅雨，将这些信冲了出来。又被风吹到先生处，先生既然也是喜爱晏词之人，冥冥之中难道不是有天意吗？

柳子明内心感伤，他与陈老爷一起将院中书信收拾好，重新埋到园子里。

待埋到最后一封，柳子明忍不住拆开来看，只见那上面仍是一句晏几道的词：

渐写到别来，此情深处，红笺为无色。

竟然像是与柳子明的道别之语。

陈老爷叹道：「小女生前寂寥，死后能借这些信函与先生神交，想必九泉之下也能安心。」

柳子明闻言也大哭不止，道，自己在山中独居，无亲无故，早已生了厌世之情，那日回寺，本是打算就此一死了之啊。

哭罢，倒头便向埋信的地方拜了三拜。然后对陈老爷说：「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情，想必是陈小姐泉下之灵怜我，才用这些信函与我聊以慰藉，让我就此断了轻生的念头，该道谢的实在是我。若不出人头地，怎能报答小姐的恩情。」

柳子明于是就此辞别陈老爷，又在山中发奋苦读了半年，再去科举，居然一举高中，从此入朝为官，渐渐平步青云。

数十年后，他陷入朝廷党争，心神俱疲，于是奏请回乡任职。

他回乡后，特意再去山中，想要拜访山顶的庄园，却听闻陈老爷早已辞世。

满眼望去，庄园一片荒废。

物是人非，溪水干涸。更勿论当年那满地红笺的花园，也早已不见踪迹。



